



百年河山

編輯室*

時 間：民國 100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2:30-4:30

地 點：臺灣大學總圖國際會議廳

對談題目：百年河山

對談學者：齊邦媛（臺大外文系名譽教授）、林文月（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）

主 持 人：張小虹（臺大外文系特聘教授）

張：齊老師的《巨流河》，老師說邊寫邊流淚，我們是邊看邊哭；林老師的《青山青史》是從清末到日本殖民時期，一直到臺灣戰後，可謂血淚情感史。可否請兩位老師從家族史的角度跟我們談一談，可以怎樣看待「民國百年」？

齊：我和林老師大概有四十年的交情，一九七二到現在。我在臺大教書的時候，心裡頭最大的希望，就是要寫我自己的書。我一面教書一面想：我講別人重要的著作，我自己一生甚麼都沒有做，沒有寫我應該做的。我有一個很不平凡的人生經驗，這是我的幸運，也是我的不幸，所以我一定要留下文字紀錄。

林：齊老師八十歲才寫《巨流河》，我大概四十歲的時候寫了《青山青史》，我的外祖父連雅堂做過一首詩：「一春舊夢散如煙，三月桃花撲酒船。他日移家湖上住，青山青史各千年。」青山指的是西湖的山，青史是他那時候尚未完成的《臺灣通史》，他從三十一歲一直寫到四十一歲，十年把這部臺灣的歷史給完成了。在他十八歲的時候，經歷了一個大時期，就是臺灣被日本佔據了。所以他寫了一本《臺灣通史》，也編寫了很多有關臺灣文物的書籍，希望為臺灣保留一些文化資產。

齊：我讀了一輩子書，除了吃飯睡覺，真的是一直讀書。我八十歲時手裡有單德興教授給我作的四百五十頁口述歷史手稿，我就開始改。所以我寫

* 本文為現場錄音編輯轉錄，經張小虹教授審訂。

這本書，完全從第一個字寫起，一路寫到生病了，食衣住行都不方便，沒精神了、絕望了、灰心了，遇到我的學生李惠綿，她本身是身障者，但是我居然在她的鼓勵之下，決心寫下去，從第二章、第三章，寫到十一章，那時候已經八十五歲。我在寫的過程之中突然忘記了自己的年齡，忘記了青燈古佛，忘記了山上的那種寂寞、那種孤單、那種無聊、那種貧困，覺得自己真的好得不得了，有的時候真的千軍萬馬就在眼前，人生可以到這種境界，我真的要把這個跟諸位分享，你們就沒有白來一次：千萬注意找到一個讓你把心神貫注的事情，你會忘記一切人生不滿意的、沒有的、失望的、後悔的。今天承蒙您們來聽我這個很寶貴的經驗，我八十歲之後到寫書這五年，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，最充足的日子，我真的覺得我甚麼都有，我兒子每個月寄點糖果來，我現在回到兒女寄糖果的階段，但是你知道嗎？這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事啊！對不對？（觀眾鼓掌）

林：我和齊老師在臺大剛認識時並不熟，一九七七年，教育部派我和齊老師去韓國，後來又到日本。那個時候只有我們兩個是女性，三十八個男生，所以我們兩人就得相依為命，因為是代表了中華民國的教授，而且是唯二的女性教授。我們都穿了高跟鞋、穿了旗袍，在韓國的國會殿堂上，大理石的樓梯，走起來真是恐怖的要命。（張：很多記者在拍照？）對，很多記者，我們兩人就相扶著，怕有一個人摔下去，另外一個人就跟著摔下去了！

齊：說到當年和文月在臺大時，我們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唯一的理由，就是要參加國際學術會議，因為沒有這個名義我們不能出去，我們那個時候要為臺灣打出路，那是一九七二年。七三年七四年比較文學會成立，我代表外文系，她代表中文系。我們包火車在臺灣巡迴演講，推銷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之間的交流，所以從那個以後，臺灣的翻譯和臺灣的文學作品，在美國成為唯一的漢學研究的題材，因為大陸正在文革，沒有作品，可以說沒有作品，那是臺灣的天下，那個二十年，我認為是臺灣文學最好的開始的二十年，當然以後會更好。

張：齊老師的父親是民國百年歷史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，林老師的外祖父也是。我們比較好奇：作為一個所謂的公眾歷史人物，他有他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一面，可是在家裡頭私下互動，可能感覺又非常不一樣，兩位老



師書寫的過程中間，怎麼樣去調整這種公眾的與家人互動的，不一樣的感覺呢？

齊：我先生說：「妳在家裡不要像個教授，到學校不要像個廚子。」（觀眾笑聲）我自己在這個兩個角色之間，飽受苦頭。我當年工作的時候，真的是對家庭有的時候不夠百分之百的照顧，尤其我出國的時候，我的孩子在家，由我的父母照顧，我自己到現在心裡還有虧欠。女人當學者，困難比較多，我不是偏見，女人所經過的表面的困難，還不如內心的困難。我在美國留學第二年，走到山坡上送一封信，上了山坡一半我就走不動了，我就坐在地上哭起來。我想：「我在這做甚麼，我家裡有小孩，我先生那麼忙，他工作又很努力，我研究心得算甚麼？」那種痛苦我永遠不能自己解脫，我很難解脫這個痛苦，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不這麼忙，像我先生希望的，只是小學畢業就好，那我小孩會不會更好一點、更幸福一點？但是都來不及了，我現在已經只好有甚麼算甚麼，高興吧。

林：連雅堂先生是我的外祖父，寫的時候有兩件事情比較困擾我：一個是他年輕的時候認識王香禪女士，大家都很喜欢談文人跟紅粉知己。我把他們來往的詩都看過了，歷史的記載也看過了，然後我也去問了我的舅舅，他說妳看到甚麼妳就寫甚麼，我很高興我有一個非常開明的舅舅，我也很高興連雅堂先生有一個很講道理的、很開明的兒子。我讀他們的詩、看他們的記載的種種，我發現他們是有一種感情，但是他們把這個感情昇華成爲一種友誼。

齊：有讀者說我們不相信，妳那《巨流河》書裡寫的全都是好人，有那麼好的父母親？我說，我並沒有寫父母親他們是好人，可是在他們那個時代，他們做了很大的犧牲，他們可以過另外一種不同的日子，可是他們選擇比較犧牲自己的日子，爲了一個今天看來也許是可笑的理想。我的一生經過真正的痛苦，誰來幫妳躲最大的痛苦，沒有，都是妳自己。我離開大陸的時候只有十三歲，比我再小的人不懂，比我再大的人都死了，像我這樣的真正的經過而還活著的人，真的是很少了。我個人的看法，有對有錯，但是我相信我的錯誤很少，因爲我經過一些考證，而且自己記憶力還不錯。我寫《巨流河》的時候感情非常的衝動，非常激動，因爲我覺得我有很大的使命，我必須把他們的事情說完。結果說完了還活著！所以非常的意外，有點失落感（觀眾笑聲）。《巨流河》不是一本單純的

書，更不像是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所寫，我覺得我這些年心很年輕，一直沒有覺得我是一個老太太，《巨流河》實在是爲了那些時代、那些人，我一點都沒有把他們誇大，一點都沒有把他們妝飾，就是那個樣子，真正是那個樣子。

張：兩位老師學貫中西，一直讓我們很慚愧。請問兩位老師：除了家學，除了自己的投入之外，學貫中西的學問養成過程，是不是可以跟我們也分享一下？

齊：因爲中學沒有電腦呀！我們只有讀書呀！而且我們讀中學的時候老師很兇呀！也沒有人說老師兇是不可以的，所以我們中學讀得很扎實，小學當然我在逃難，可是中學實在是好，我覺得我中學的底子，再到大學自修就真的滿不錯的！

林：我覺得作爲那個時候的學生，雖然我們沒有電腦，可是我們有很多樂趣，可以來自書、來自同學間的交流、來自師生間的這種非常親密的關係。我們對老師很尊敬，好像隨時老師的家，按個門鈴，他們就下來開門，我們就上去。下了課以後，就去跟老師談談話，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！我前兩天看到一個從新加坡來的一個老學生，他是三十多年前，我的學生差不多也都退休了，但是呢，我們中文系好像有這樣的傳統，我們中文系的學生對你也很好，你當然對他們也很好！

齊：大家說外文系當年能夠出了白先勇這樣的作者，其中最大的原因，是當時有幾個老師也比較年輕，三十歲左右，像夏濟安、吳魯芹、侯建，他們鼓勵學生讀很多的翻譯小說，讀很多西方的東西，然後寫成中文。老師先辦一個現代雜誌，學生再辦現代文學。爲什麼現代文學這批人，白先勇到今天與王禎和還是臺灣最好的作家，因爲當年有這樣幾位老師，如此的鼓勵這個課題，那時候學生跟老師之間可以談一些心裡的話。自從白先勇他們之後，新批評來了，臺大外文系的創作幾乎就少了，幾乎沒有，到今天爲止，臺大能在臺灣永久留下的作品，恐怕還是在白先勇那一代，那爲什麼這後來四十年、五十年沒有了，我想與文學批評理論非常有關係，也與老師的態度非常有關係。

林：我們那個時候的確是學習的環境不太一樣，現在的中文系甚至還有臺文所了。現在的中文系學生和老師也都很踴躍的在寫文章，我做學生的時候，中文系是有一點點保守，那個時候我跟我們班上的一個同學，鄭清



茂，我們兩個翻譯一些日本的少年讀物，有些老師就覺得我們不務正業。我自己曾經有過一些創作，可是一回一個筆名，到後來我自己都忘記了！所以我們寫的還是論文比較多。

張：我記得我們那時候還是小朋友，聽到葉慶炳老師說：「我要談中國文學裡頭的鬼。」顏元叔老師說：「好！那我要來談哈姆雷特裡頭的鬼。」所以兩個人就談起鬼來了。兩位老師都是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創會發起人，願不願意跟我們談一談那時候的想法？

林：剛剛講到這個談鬼的問題，我想起來了，其實我們那時候辦比較文學學會，像是顏元叔先生、朱立民先生，他們從外國回來把這個新的理論從外國帶回來，那並不是很成熟的，我們中文系跟外文系結合在一起，就以爲是比較文學了。所以我們那個時候，就是很原始的比較方法：中文系的教授講一個題目，然後外文系的講一個，同時並行，然後大家自己去比較吧！可是現在呢，經過了這麼多年，已經在臺灣的學界落實了，不相信的話你現在去看看中文系的博士論文，都是用外國的理論解釋。

林：對，這個是我們經歷過，我覺得我們那個時候把土生土長的、加一點外國的理論，比較文學現在也成熟了，落實在我們這裡，這個文壇、學界裡面。

齊：一九七幾年臺灣還很落後呢！所以我們那時候講的比較文學，真的是非常開風氣的，你想一個西方的悲劇英雄 Hector 跟中國悲劇英雄文天祥，怎麼對呢？我們那時候真的好起勁兒，我們從臺北一直坐火車，到了中部還到了南部，高興得不得了，到了臺中有人送我們幾盒太陽餅，還在車上大吃大喝，也很快樂，那個時候真的是開天闢地的感覺，妳有沒有覺得（對林講）？好快樂呀！像小孩一樣。

張：一九七二年，老師您們也創辦了《中外文學》，明年就要滿四十周年了；一九七三年創立比較文學學會，後年也要滿四十周年了，謝謝老師跟我們分享當初那種新氣象的感覺。最後還想再問老師們一個問題：兩位老師都非常特別，既是認真的教授，成功的學者，更是讓我們傾心的創作者，兩位老師不僅散文和評論都寫得那麼好；也都扮演另一個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就是翻譯者。所以想請問兩位老師在翻譯的角色扮演上，不論是自己做爲譯者，或者做爲翻譯計畫的推動者，有沒有甚麼想法可以跟我們分享？

齊：(對林講)說吧，說一般的。

林：我其實是很偶然走到翻譯這領域的。我是一個臺灣人，生在上海的日本租界，所以我的「母語」，正式的寫跟講是日文。到了小學五年之後，我們就變成了臺灣人。所以我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一直在翻譯：上海話、日本話、臺灣話，要自己在那裡想。到了後來，我開始正式學中文，中文日文自己對換，那時我大概剛剛念大學的時候呢，我就給《東方少年》翻譯了好多少年讀物，可是真正比較有一點認真去翻譯是一九七幾年的時候，我參加了一個日本的筆會，是慶祝一個大國際筆會，要所有參與的人發表論文，都要跟日本有關聯，所以我就拿白居易的〈長恨歌〉對《源氏物語》的第一帖，就是桐壺的影響。我寫了一篇日文的論文，到日本發表了以後，正好《中外文學》創立沒有多久，它希望我把論文發表，我就把日文的論文翻成中文。長恨歌是不必多講的，大家都會背；但是《源氏物語》呢，那時在臺灣好像還沒有人翻譯，所以爲了這個論文，我就把第一帖差不多一萬字翻成中文，附在論文的後面。發表了以後，收到很多讀者的投書，說我翻譯的附錄很好玩，可不可以繼續翻下去？當時主編胡耀恆先生就來跟我商量。我就說老天爺，你知道那後面還有五十四倍嗎？還不只。他說妳試試看嘛，我就說好，就這樣，每個月就好像馬拉松賽跑，把《源氏物語》翻完了，也是五年半。(觀眾鼓掌)

齊：最近我寫文章的時候發現，形容詞不夠用，就把《源氏物語》找出來，因爲它裡面寫那個花呀草呀美容呀，那個美貌呀愛情呀，不曉得爲什麼總會寫那麼多，我一看，可以拿來幫助我，因爲我可以用它很多的字，很多的詞，所以謝謝，我用了幾個寫美景的形容詞。我覺得她那一本《源氏物語》真是難得，幸虧她那時候不是八十歲，只有三十、四十歲。所以那一本書的工程真是大，真是大，我佩服的不得了，我真的很佩服，我原來跟她做朋友有點勢利眼，我覺得她滿能幹的！(觀眾笑聲)我交朋友比較喜歡這個人是一個積極向上的人，對，這是我基本的態度，我並不是說你要做多大的官，官小一點沒關係，可是態度要好，態度要積極，她那個時候那本書讓我非常佩服，這是真的話。拿我個人來說一下，臺灣文學翻成英文實在是工程很大，我也很不客氣的說我是第一個做的，我爲什麼做呢？當初到國立編譯館是爲了一個 job，是吃飯去的，但老闆說妳要翻譯點中文東西拿出去才合適，所以我就開始做計畫：翻



譯臺灣文學為英文。但是那時候我們翻好了以後不能用臺灣，要用中華民國，而寫到英文上就要寫中國，所以我那本書一共一千兩百頁，三個 volumes，有小說、散文、詩，臺灣到今天，我聽說臺大還在用一點做教材，就可見得我選的東西是滿公平的，也滿充實的，它的名字叫做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》，曾經在歐洲跟美國作為唯一的大學漢學現代文學教材二十年。這表示當年我四十歲的時候也是很努力的，不是八十歲才努力。中文翻成英文的工作就由中華民國筆會的 *The Chinese PEN* 來做，*The Chinese PEN* 創刊於一九七二年，主辦的是林語堂，親自做發刊詞，總編輯是殷張蘭熙，那個時候因為殷張蘭熙英文好，需要她幫忙，結果她一做做了二十年。中文還有，英文的已經沒有了，絕版了，所以我非常懷念我的英文本。中文版本聽說臺大現在有一兩門課還在用，我這書已經整整快四十年了，在我翻成英文的過程，真是千辛萬苦，我從一九七二陪著殷張蘭熙，做到我離開是一九九九年，我說我快變人瑞編輯了。所以我是說臺灣文學在西方有一點名譽，我有過那麼一點努力，有一點貢獻。據說我英文名字，比中文名字有名一點，因為我在國外很多年。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筆會一直沒有停斷，雖然我們人力不夠，因為沒有錢；我們曾經去跟人家募捐，連三十萬臺幣都募捐不到。那個時候文月的父親有個基金會，給了我們三十萬，然後她就來幫我做封面，我們的封面都是總編輯或者是朋友做的，所以我們整個組織只有一個總編輯兼編輯，還有一個祕書兼收發，兩個人。我們每年出四期，春夏秋冬，四十年，一九七二到現在今天，二〇一一年，一期都沒有斷過，全世界都知道（觀眾掌聲），因為我們發行的是全世界的筆會，到現在都還是一百多個會員國都有，我可以這樣說，臺灣文學這段血脈史正在流通，正是因為中華民國筆會，因為臺大的關係，所以我們還在做。我的意思是，現在負責的人全是臺大外文系的教授，所有的人都在幫忙。我們在做，而且還活著，還在世界上發行，但是我們那一年放到誠品去賣，放了二十本，十二個月只賣掉五本，沒有辦法在國內盛行，就是沒有人知道。我想，這中間有一些很大的鴻溝，就是在臺灣沒有辦法自己說我們做了甚麼，而且也不需要說，可是在國外，中華民國筆會季刊，我們現在叫做《當代臺灣文學英譯》，還是活得很好，而且還是有點名氣，還不錯。這個我想臺灣將來年輕人做論文的時候可能會查一下。

張：記得多年以前齊老師說不信青春喚不回，她要從一歲開始寫起，而六百多頁、二十五萬字的《巨流河》就真的寫出來了。我想今天在場的許多來賓，我們在這邊是非常幸福的，因為我們共同見證了一個難能可貴的歷史事件。兩位老師相交相識數十年，今天在臺大這個場合，分享了她們精彩的人生經驗。老師給我們身教言教，更有這種誠心誠意面對生活的熱切，讓我們受益無窮。最後讓我們再次用最熱烈的掌聲謝謝兩位老師！（觀眾鼓掌）

編按：限於篇幅，本次對談完整內容與會後觀眾發問，請至臺大圖書館觀看全程錄影。網址：[臺大圖書館](#) > [多媒體服務中心](#) > [影音@ONLINE](#) > [演講錄影](#)